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五

論語十二

顔淵篇

顔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顔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閒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顔子地頭方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以決此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何不是另生枝節也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

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己而于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爲仁其禮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

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鄭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

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

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

蓋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己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禮方而仁圓只是一物

克己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爲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爲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卽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收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巳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巳是極微之巳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卽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巳論只坐一個心粗耳先須知此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

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埽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倅年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為難五何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勝

思豈偶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豈不通則反以傳註爲非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粗者以歸爲歸往之歸其自以爲細者不出龜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闥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解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爲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繡之以爲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侮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何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闥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巳間隔便不能歸天下爲一巳既克巳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搭入朱子所關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

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獪如晚年定論蕺門微吉等書皆牽鑿先儒以傅會其邪說詬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

有將已字與天下對看云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者以天下爲已任故克復而天下歸仁先生曰爲此說者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誤訓克已復禮原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以此爲仁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耳與聖門所言仁毫沒交涉

天下歸仁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潤一邊是頃刻洼滿

已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於仁視聽

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由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字不同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跛倚倨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卽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

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銳衰欠猛陰翳消爍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
坐忘也
人將顏子克巳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
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
目請事斯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
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
典據也
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
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

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
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
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
則勿字之迅埽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
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斡補闕文也

仲弓問仁章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
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
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

更無私閒斯仁耳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

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剛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滚痾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

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塡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曰仁者其言也訒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

心常存在爲前一層

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訒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畱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遂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

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夜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憂懼

晉人情恕理遣亦是強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懲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友嗇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

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嵇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秪益悲安得解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纔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賦擔當耶休矣公何悲一時爽然稱善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豈更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淺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慰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爲務外好
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
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
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
明者正唯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卽在最
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子貢問政章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卽上句所致

推帶說出猶之菽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字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罔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孚不及教信之道正如菽粟水火之仁不是

更無教仁之事也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遽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蔡附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問而答之如此要之

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

子貢議去只要在二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

去兵正就足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

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

此是聖人朴實頭計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擽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
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
用處如何聖人應奇變卻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
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
腐頭巾說大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
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
闕一不得必不得已卽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
就其中撩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

第二問一發必亾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我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子成之說不下手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話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來子之言已造在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

也得子貢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愈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來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觸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有謂上下之有辨賢否之不亂以文在也執車旗服物之等以相繩而僭者無所辭置琴瑟射御之旁以為驗而詐者無所匿故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綢繆繁飾固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

儉陋淺思亦唐魏之遺意斯兩得之矣先生曰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閒氣勢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卻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竟重文說則病又甚于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如所云則文秖是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

正知此他窺見佛老之蘊以文為外假非本體所有却又窺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為質耶其虎豹之鞟耶抑犬羊之鞟也哭踊有節以為偽飲酒嘔血以為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同一發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翕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爲即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
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
公語中病根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著國用兩下錯綜處只是行徹
不行徹原不曾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徹也
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
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即是行徹百姓不足
即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有若也原爲用不足
起見非老生迂闊而遠事情也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
行徹有子畣行徹正所以爲足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

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
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
用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
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
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
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誤作取與之與論
非不新失本意矣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強之田不
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
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

則千古未有善爲之說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看
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鰓鰓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
二句李引斮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可徵應制最忌傷時張江陵進講至放勳徂落曰時
蓋已百歲矣同列淚服之故做此節文以重上輕下
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壞人心術人品看詩書
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爲
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眞宗慘
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
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

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即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闈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有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庸主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

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
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懸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
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
領會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
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
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張問政章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

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解於行之說政

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盡夫子

之所以告之者立誠之目也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騖外而

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

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雖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

但有懸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

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却

子曰君子成仁之美章

磁鐵相引氷炭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

美人之惡亦何與巳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

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儔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巳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巳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卻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温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

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賞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

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雖爲問達而言然

此三句要只合鞭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

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

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此爲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

臭退藏於密境界

有謂守已之道必失世之宜厭人之情或喪我所執惟

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先生曰謂直道難行必參

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詐妄矣淺之則爲

老莊刻之則爲申韓彌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

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面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巳先將質直剗斷了也此比子張之問同一向外而更加役點矣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

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
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
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
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
此節須含糊暗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
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爾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
枉者直已仁矣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
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截有兩層

病根只一

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此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

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貴滿胸坎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爲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爲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卽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爲苦我爲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王道之至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

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頼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爲他一問便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乎平實淺易故叛註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譚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
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
我知故著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
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
之蔽乃得
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晉接間短中取長舉
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
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
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
得此意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爲祿位計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雖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釁生于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增多少利竇耳何益之有故予謂舉賢才一字不停

當竟滅卻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廢輒之難乎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譏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卻如此

有云兇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患先生曰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

字便見非此不可變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因不可強爲區畫然不可因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布置輒迎聵致國聵不受舉臣百姓請輒輒請天子聵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又曰衛又不會當真待子爲政子路敢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

聖人道箇正名言理必當衛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麼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曾未能感化定

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聵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弗擾必當全晉盜應佛肸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衞君之許非爲衞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覩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興只是
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
和即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殘悖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
也不興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
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
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
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
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
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附

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有謂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使足以有辭是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于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爲他謀周費赴佛肸之召必須爲他定中牟乎爲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佐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漸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字即君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

對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信字體用表裏甚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墻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有謂六經之爲道使人高可以至于命而其次亦不失爲人用達政專對聖人姑取其用耳先生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洒埽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即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道澤

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關雎
滎河遺黎故老得不動渭南後郇之淬詠乎
焉哉一何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
及再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理固
焉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
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
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與有鎮日相對
立箇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
是一籌莫展之人纔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苦

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蠁之益不若耶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敎之曰興學較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遜志已見及此而本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慕之語從來赤子在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

搔癢不至反唇誶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竽雜處恣其攫噬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是從焚殺之世而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葉公問政章

近者悅遠者來懸空著此二語醞蓄無窮惜葉公夯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章

欲速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誹

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敎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敎人于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膚昧無知即二氏任眞無我究觀平等

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其言
冷而嚴宛而正

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
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
安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
外飾而證攘爲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
行權之說所誤須微析之

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
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
隱之道通混哉

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厲則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忠字兼恕義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爲寡廉鮮耻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訛敝澌泯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汚下鮮不由此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
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耻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
理都學究造講說毎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句貫
下三節剜肉作瘡皆庸人自擾耳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賛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道意
亦寓其中狂狷同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
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
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茫茫安居禪子尚
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絶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

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

或云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種子特爲此匪苟合一輩下針不得不如此

棒喝耳先生曰易所云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若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

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鋋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立心處自召之耳

啓禎間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嶄厲

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于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錢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不憑著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遂而有位囹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講貪大帽子必要怙在大臣上說於是本義拋荒詭異百出矣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爲事說是兩件說話欹傾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何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已

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季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有謂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先生曰看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畫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

自不知其為泰小人那肯希慕遲效肯希慕遲效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於如字中體會微意

叠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圓融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有云兄弟朋友推殺尤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又有云切切偲偲怡怡

六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先生曰六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偲偲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儱侗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於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切切偲偲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偲偲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又曰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鑿然

下此六字矣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析不得然則申申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析耶此等論頭皆表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章

人言武治足以速强而不知善敎七年亦可以卽戎亦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卽戎意在卽是句踐之生聚敎訓吳起之吮癰舐痔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亾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